

瓜果滿園・人鳥同樂

——蘇楊掄

文・圖片提供／蘇振明（作者現為台北市立師院美勞系副教授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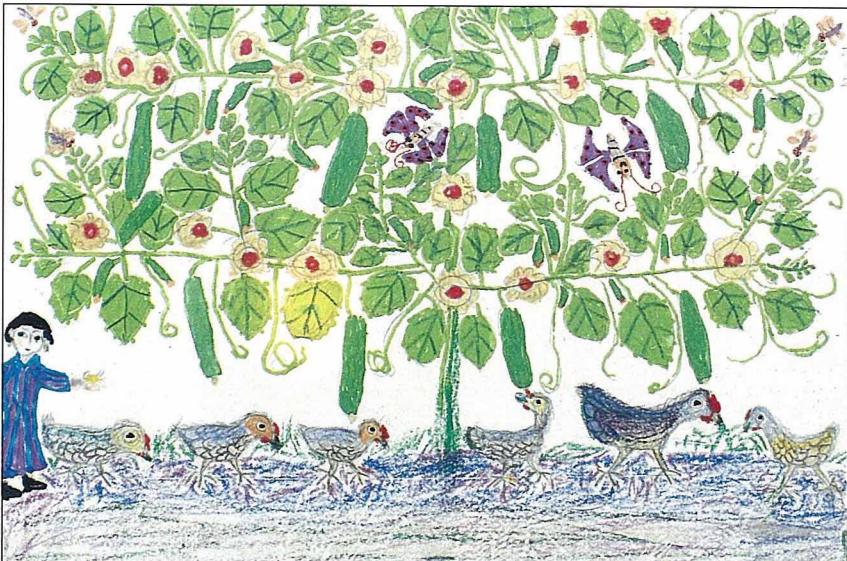


蘇楊掄 與其親手培植的盆栽「白石蓮」合影。

《蘇楊掄 台語開講》

- 阮尙愛種瓠仔甲菜瓜，因為伊是農家的菜，也是田庄的花。
- 台灣戰時光復後，農民苦慘無地講；蕃纖澆塩做飯吞，儉腸捏肚渡三頓；希望子兒讀學校，長大成人放鋤頭。
- 種田人拿大筆，讀冊人拿小筆；不管是大筆或是小筆，攏愛認真拿得好，將來才有所得。
- 庄脚人食飯看土面，都市人做生利看人面；看土面卡穩食，看人面有時會做乞食。
- 畫圖親像是講古給人聽；圖面就愛畫得清，才會看得明。
- 捏土庭仔甲做紅龜糕真親像，搓圓捏扁由在你，點眼開嘴真趣味。

[圖一]



[圖二]



[圖三]



蘇楊摶是我的母親，是一位生我養我的鄉下農婦。她雖目不識字，却以七十七歲的高齡開始從事美術創作；先是以拿鋤頭的手改拿畫筆，再以縫補衣服的針線從事彩繡，接著也以捏紅龜糕的經驗來捏陶塑偶。

雖然母親七十九歲那一年與世長辭了，可是她的生命就像“春蠶至死絲方盡”一樣的認命和完美。她老來以三年時間創作的彩圖、刺繡和陶偶，就像在撰寫一部“視覺圖象的傳記”，豐富且完整的記述了其一生的耕種經驗。

母親於民國元年出生於台南縣善化鎮曾文溪畔的楊姓農家。外公為她取了一個很具農夫心願的名字——楊摶。閩南語的“摶”字讀做“一ㄚ”，具有“挑”的含意；外祖母生了媽媽以後全家都很高興，因為這個長女將成為楊家勞動生產的好幫手，可以擔任農家摶稻草、摶甘蔗葉的繁重工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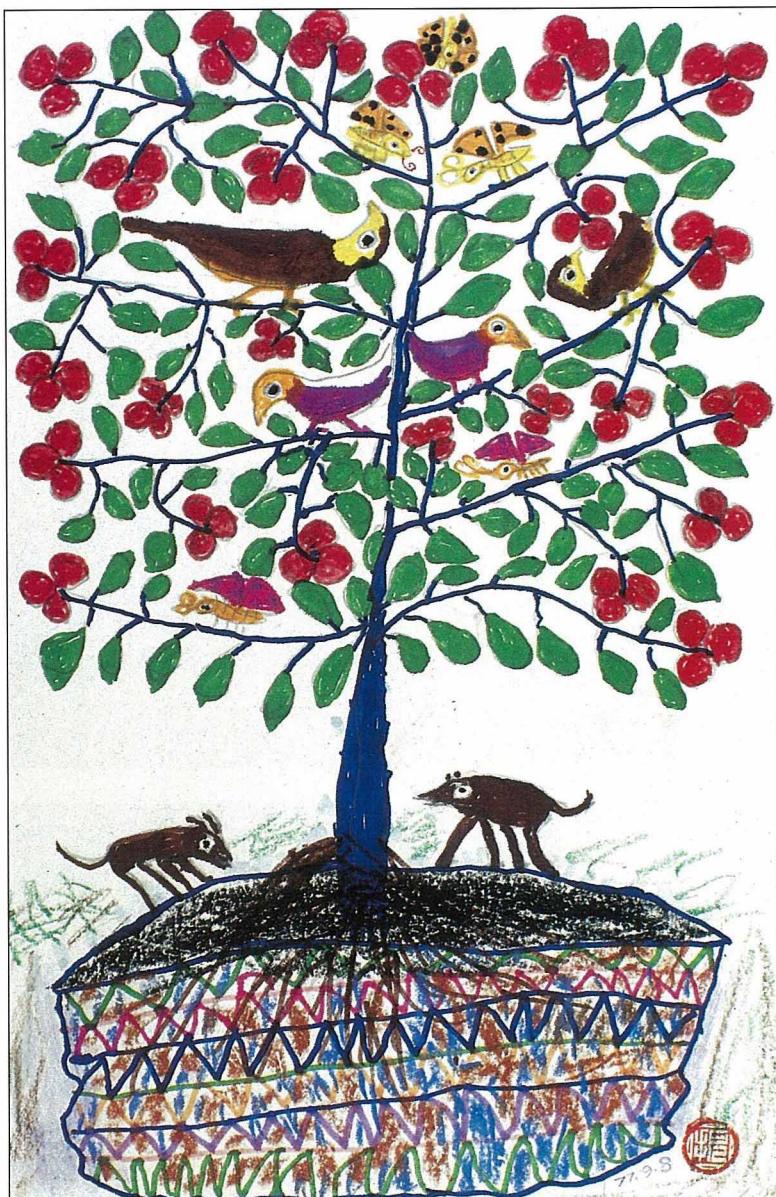
名符其實，母親的一生真的是靠這雙勤勞靈巧的手打拼過來的。她的手除了會拿鋤頭耕種外，還會種菜種瓜、養雞養鴨；她生了二女四男，其中最小的二個

〔圖二〕「瓜棚下」是78歲完成的彩繪，棚上花葉瓜果累累，瓜棚下雞群相約覓食，種瓜人踩著輕鬆的脚步，樂見豐收美景。

〔圖三〕蘇太太不下田的日子，就忙著在厝前厝後種菜種花。

〔圖四〕「割稻子摔稟穀」，三個男人合力踩著摔桶正在脫穀，右邊彎腰者持刀割稻；稻穗金黃飄盪，今年必是豐收。

[圖五]



[圖六]



孩子還是自己親手斷臍接生的；母親的手除了為孩子釀造糕餅外，還經常會調製青草藥，為了治療孩子的感冒和疼痛，也為了治療生病昏睡的雞鴨。

七十七歲那一年，母親因病割除了右邊的腎，隔了半年，我的父親去世；在連遭病患和喪失之痛後，勞苦終生的媽媽面臨了“風燭殘年”的生命考驗。

為了便於隨身照料她老人家，辦完父親喪事的那年暑假，我邀母親到台北來與我同住。初到台北兩三天，她老人家就開始抱怨台北的公寓生活；上不著天，下不著地，好像被關在鳥籠一樣；又熱又吵的都市環境真的讓她牙齒腫痛、血壓高漲，日夜坐立不安。

我和內人暑假在學校都還有教書的活動，只好留下兩個女兒在家裡陪著祖母；基於筆者從事兒童畫和素人美術近二十年的經驗，於是興起了鼓勵五歲和七歲女兒陪著祖母繪畫當遊戲消遣的念頭。起初，母親覺得我的建議根本不可行；她認為，畫圖是「讀書人」的事，她不識字，又一輩子只會拿鋤頭當大筆，怎會拿這種寫字的小筆畫畫呢？

〔圖五〕「香花真美」，蘇老太畫出親自培植的盆花，花枝上站著覓食的鳥和蝴蝶，花盆邊也有兩隻穿梭找食物的錢鼠。

〔圖六〕「閒來無事埕口坐」，明亮的色調，悠閒的情境，3個農人坐在門庭外聊天，這是難得的農閒季節，畫中洋溢著民俗敦厚的喜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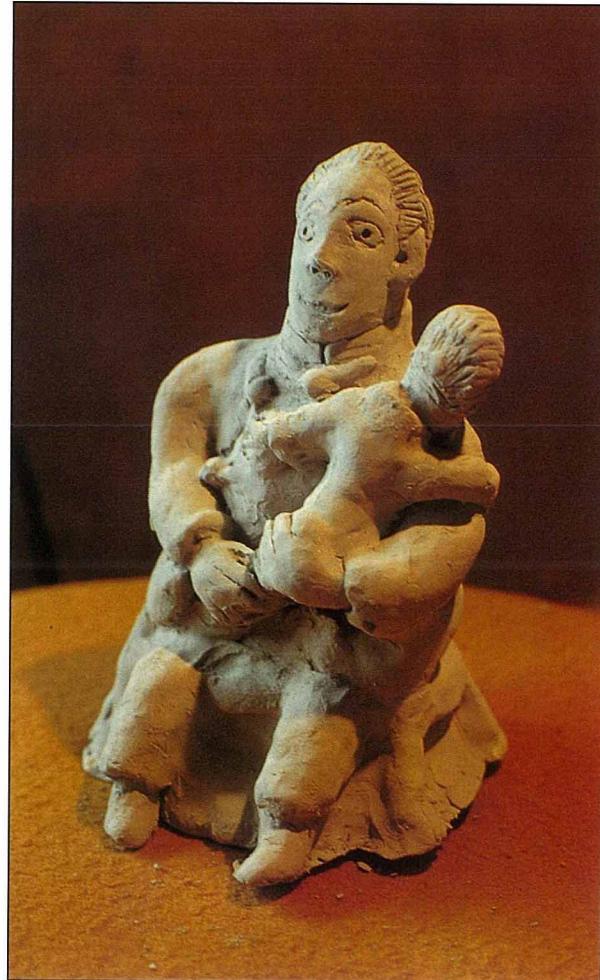
〔圖七〕



〔圖七〕「觀音菩薩」，這是以彩色毛線繡在麻布袋上的繡畫。菩薩大士與金童玉女正為人間禱頌吉祥，散播瑞氣；這是蘇太太的民間宗教圖象，也是她內心的精神信仰。

〔圖八〕「阿嬤抱孫」，陶塑體中的孩子是扭動不安的，而阿嬤則是穿著布釦漢衣綁小腳的舊時婦女，寬厚的手臂呈現抱孫的力勢及滿足感。

〔圖九〕「阿公開講」，阿公每次講起日據時代，總是舉手拍胸，昂首高談舊時的英勇殺敵事蹟；常常講得帽子掉了也不知道要撿起來。



〔圖八〕

我跟母親強調著說：「會拿筷子吃飯，就會拿筆畫圖！」我的兩個女兒也跟著加入了鼓勵奶奶作畫的陣容。幾天後，她終於拿起畫筆，很不好意思的畫了一張電視機上的那盆萬年青。

我把母親的第一幅畫裱貼在客廳牆上，與兩個小女兒的作品共立一壁；繼而讚美她的作品雖談不上漂亮，然而却有吸引蝴蝶來看的氣味，如果連續畫得多些，應該會有看頭。我的太太也高興的幫忙買鮮花和水果給婆婆當模特兒，母親雖一面害羞的推托，卻終於成為最認真的作畫學生，幾乎日日都有新作貼在牆上。那年夏天，老母親拿起畫筆的新鮮事，成為我們全家族最高興的話題。

住慣鄉下的老媽媽還是不喜歡台北，三個星期後，我替她備妥了一個返鄉的禮物——一套裝有畫本、水彩、蠟筆的簡單畫箱

。我希望母親回到鄉下，在種菜、種花之餘，也不要中斷這種新鮮的繪畫遊戲。

母親拿畫筆三年的時間，除了逐漸減少上醫院看病取藥外，還欣然的同意子女帶她去進行白內障的換眼球手術。她從家鄉厝前厝後瓜菜花卉寫生畫起，畫到早期的農村生活回憶，也畫起年節的民俗活動和宗教信仰的佛像；從生澀的筆觸到充滿信心的形色，母親的生命活力逐漸復燃；她已忘記了身體的病痛，也淡化了喪夫的情傷，她以接受眼睛的手術來表明：「如果給我眼力好一點，我將會畫得更清更明！」

對於拿鋤頭耕種的母親來說，農村的生活經驗，自然成了她的繪畫題材，而她的作品，也就成了她與子孫訴說台灣農業歷史的畫本。對於一個歷經戰亂和生存威脅的台灣阿婆，她的美術創作也成為她自我生存意識的生命觀的表現方式；畫中有農民的勤勞與悠閒，也有著窮困農家的無奈。

在母親的圖象世界裡，當一個田庄農夫不打拼是沒得吃的，這就像她嘴裡常說的：「做雞就愛<／一，做人就愛匱<／一」。她畫中的人是努力生產的台灣農民，而不是遊山玩水的中國古代文人；她畫中的鳥是勤勞捕蟲的鳥，而不是悠坐枝頭唱歌看風景的閒鳥。

我也鼓勵母親試著從事刺繡和捏陶的活動，好能延續她從前做針線活和捏紅龜糕的經驗。她捏的陶真是可愛，不管是動物、人物或神像，都流露出細密的觀察和誠摯的情感。看著她以粗大

的手在麻布袋上繡出華麗的圖畫，更是讓我聯想到「每一雙縫補衣服的手，都儲備著美術創作的潛能」。

在送別母親安息後的週年祭，我匯整了她的農民生活圖繪，並以閩南語和國語兩種文字撰寫成「看！阿婆畫圖」的圖畫書，祈能透過出版將台灣阿婆的農民智慧分享給後代的子孫；這本圖說畫冊後來竟榮獲了「信誼幼兒文學圖畫書獎」；母親雖已往生，不能親領獎狀和獎金，然而其美術作品却已被肯定為『台灣子孫瞭解農民生活的鄉土教材』。母親勞苦終生的農民體驗，能以圖象呈現見證，為台灣農業發展留下註解，為子的我也倍感光榮。

緬懷母親生前舉鋤耕種的神態，細觀她巧手捏繪的美術遺作，再度想起當年鼓勵母親提筆的那句話：「會拿筷子吃飯，就會拿筆畫圖。」我的全民美術文化理念，媽媽已經為我做了很徹底的實證，最後我也要請讀者們告訴大家「老人畫圖比吃藥還要好！」



《蘇楊 技 簡歷》

- 民國元年生於臺南縣善化鎮曾文溪畔楊姓農家。
- 不識字，看不懂閩南語以外的電視節目。
- 耕種60餘年，還喜歡養雞養鴨、種菜種瓜。
- 77歲割除右腎及喪夫後，才開始拿筆作畫（受美術教育家兒子蘇振明的鼓勵與引導）。
- 78歲開始學寫姓名，並嘗試刺繡與捏陶。
- 79歲拍攝公共電視“素人畫家”專輯。
- 其作品是60餘年農業生產的“圖象傳記”。
- 民國79年逝世，享年79歲。
- 民國80年其遺作「看！阿婆畫圖」榮獲信誼圖畫書獎。



【圖九】

通俗藝術大家樂

會拿筷子吃飯，就會拿筆畫圖

請把你自己的作品的照片寄給本刊，我們將致贈「鄉土食譜」精美小冊1本，並提供創作指導。

台北市溫州街14號
鄉間小路編輯部
(02)362-8148